



引用格式:王国胜,宋珍妮. 恩格斯晚年对“两个必然”认识的深化及其当代启示[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6):12-18.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0.06.002

文章编号:1009-3729(2020)06-0012-07

# 恩格斯晚年对“两个必然”认识的深化及其当代启示

## Engels' deepening understanding of “two necessities” in his later years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王国胜,宋珍妮

WANG Guosheng, SONG Zhenni

郑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关键词:**  
恩格斯;  
两个必然;  
当代资本主义;  
新时代;  
社会主义建设

**摘要:**“两个必然”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历史发展走向的科学预判。马克思逝世后,面对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恩格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其进行了新的阐释和说明,进一步推动了“两个必然”的深化和发展。当前探究恩格斯晚年对“两个必然”的新思考,对我们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增强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底气和能力、正确看待新时代下我国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收稿日期]2020-08-06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9BZX016);河南省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建设规划项目;郑州大学课程思政项目(2019ZZUGSKCSZ039)

[作者简介]王国胜(1962—),男,河南省漯河市人,郑州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治理与现代化。

揭示资本主义来自何处、去向何处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条主线,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展开。基于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揭开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在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中论证了其灭亡的必然性;基于唯物史观,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形态更替的内生逻辑和根本动力,指明了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对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进行了科学论述和描绘。马克思逝世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两个必然”面临时代和各种错误思潮的多重挑战,恩格斯毅然扛起深化理论、回应时代、回击误解的重担,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对“两个必然”进行了与时俱进的时代拓展和深化,既增强了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信心,也为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提供了理论指导。

## 一、“两个必然”的生成缘由

“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sup>[1]</sup>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向全世界发出的宣言,它既不是二人在目睹资本主义制度的黑暗本质后产生的虚幻设想,更不是盲目跟随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脚步而对未来社会抱有的理想建构,而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基础上,对人类社会历史领域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由于翻译和语言习惯的影响,中国学者逐渐达成以“两个必然”指代“两个不可避免”的共识,并从不同维度对其生成土壤进行了多元解读,以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需要。总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其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产生“两个必然”的根本条件。在第二次大分工催化下,人类日渐被分散在各个领域从事生产实践活动,随着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社会交往空间不断延展,刺激了生产力的革新和提升。大工业兴起之后,凭借其强大的聚合力量,城市空间内各种生产要素迅速集中,社会交往关系也被重构,

乡村则在资本驱动下逐渐缩短同城市的地理距离,在服务城市化的过程中也使自身实力得以壮大。在此背景下,资产阶级利用生产资料的空间联合不断扩大生产和再生产,逐渐强化了资本主义在城乡的统治地位,进而促使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趋势加强。与此同时,私有制的本性在生产资源占有与支配、生产组织和管理以及在生产成果分配过程中暴露无遗。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以唯物史观的科学原理分析了社会形态更替的内生逻辑和根本动力,即资本主义是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突破生产关系束缚的产物,它的生产关系脱胎于封建母体,是客观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而现在,资本主义生产越是向社会化迈进,其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就愈激烈,这是由资本主义本身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sup>[2]</sup><sup>[37]</sup>这表明二者的不适应性已经无法为资产阶级所掌控和解决,这一社会矛盾也必将催生出新的社会形态。

其二,阶级对立是加速“两个必然”到来的催化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前瞻性地预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而且在客观分析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生存状态后,指明了这一历史过程将依靠无产阶级的力量予以实现。这是因为:一是无产阶级遭受的经济剥削异常深重。在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中,生产体系内的工人每天从事高强度重体力的劳动,而创造的剩余价值却被表面上具有平等性质的工资所掩盖,极少的物质回报和极大的效益产出是资本主义社会一贯的雇佣原则。而在可用的劳动力大量增多和机器大量投入的情况下,被排除在生产体系之外的工人也无法幸免于这一剥削,因为他们除了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只能沦为生产的“后备

军”,即以相对过剩人口的形式徘徊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周围。从某种程度上讲,这部分人口受到的压迫更重,他们表面上摆脱了工厂剥削,但也因为无法获得工厂工资又难以让劳动力实现同其他生产资料的结合,面临更加艰难的处境。二是无产阶级遭受的政治压迫严重。由于占据着经济上的绝对优势地位,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建设也完全被资产阶级所掌控,其最典型的表现是在城市空间规划上,在资本增值诱惑和资本逻辑演绎下,资本家需要大量工人集聚在工厂以提升其生产能力,而随着工厂的壮大,在其周围会逐渐衍生出一个商业区,在工业发展初期,这个商业区的存在为资本家提供着优质的生活服务和各项便利。但随着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其周围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原本居住在商业区中心的资本家便迅速像有组织似的搬离该区,前往环境优良的郊区,重新兴建周围的服务设施,而资本家原本的居住区会被迅速分割为一排排小房子,成为工人的栖息所。资本家运用政治权力进行的空间改造,本意并非基于对无产阶级生存生活状况的同情,而是因为工人同工厂的空间距离越近,越方便他们从事生产活动,同时由于中心区环境不断恶化,其地租相较于其他地区也是最低的。因此,这个工业区的周围地带看似仅仅预示着劳资经济地位差异的显性状态,其实也反映着劳资之间的隐性鸿沟。根据这些社会事实,马克思恩格斯断言,资本主义生产锻造了工人阶级的组织性,也培植了他们强大的革命性力量,这终将给予资本主义致命一击。

其三,“两个决不会”是“两个必然”的实现条件。虽然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分析了“两个必然”产生的土壤和推动力量,但他们并不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在物质条件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经历一个漫长甚至曲折的历史过程才能实现。为了更加明确地阐明这一观点,1859年马克思提出了“两个决不会”,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

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sup>[2]592</sup>。“两个决不会”言简意赅地表明了马克思立场的同时,也为无产阶级进行长期的战斗准备做了心理铺垫,即一方面以科学客观的态度指出资本主义不会被动地等待灭亡,而是会以各种手段变革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另一方面强调了社会主义阶段的到来是主客观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资产阶级创造的物质条件强大到足以与之相抗衡的程度,社会革命的物质前提才能得以满足,无产阶级只有深刻领会“两个决不会”中蕴含的时间和物质条件需要,才能在最恰当的时机彻底打碎资本主义永存的美梦,迎接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到来。

## 二、恩格斯晚年对“两个必然”认识的深化

在恩格斯的晚年,垄断资本主义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股份制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经济表现出新的特征;德国工人利用普选权取得的暂时性胜利导致机会主义思潮在工人内部蔓延;俄国民粹派企图由发展尚不充足的村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形态。面对这些新的时代课题,恩格斯立足资本主义新现象和科学分析俄国农村公社历史走向的两个视角,对“两个必然”的认识予以延展和深化,从而进一步明确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议题。

### 1. 股份资本社会化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资本属性

建立在信用制度基础上的股份制,被马克思视为资本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股份制本身并不具有社会属性,但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它对私人资本的扬弃会加速整个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全面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社会化程度不断加深。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关注到股份制与股份公司的进一步普及给资本主义社会带

来的新变化,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刻思考,并在整理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内容时进行了着重说明。

其一,股份制是生产力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对抗的结果。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将导致私人占有不断固化和强化,而生产资料的社会属性是不变的,二者之间的矛盾便日渐激化,股份制则是这一对抗的产物。从原则上讲,股份制的发展促进了社会资本的集中,意味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只是私人资本维系自身长期主导地位的高级化形式。由于股份制建立在私有制性质的生产关系之上,即使少数工人能够有机会入股,资本家仍然可以凭借对企业股份的大量占有实质性地操控公司。虽然表面上看股份制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新变化,“两权分离”使资本家退出管理平台,成为幕后吃红利的“过剩人口”,私人企业被赋予社会企业外观,“一切国外投资都已采取股份形式”<sup>[3]1030</sup>,但实际上这些变化并不是资本家在社会生产快速发展过程中的被动选择,而是联合资本家利用资金、技术、劳力的大量集聚,最大限度地占有生产资料,支配工人阶级生产剩余价值,其结果是不仅完全改变了单个企业在社会发展中的样态,而且将剩余价值剥削者和剥削关系隐藏得更深。因此,在恩格斯看来,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股份制决不会改变资产阶级的剥削本性。

其二,社会主义可以利用股份制发展自身。虽然恩格斯对资本主义股份制进行了深刻批判,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否定了股份制本身。在整理《资本论》第3卷时,恩格斯一方面表达了资本主义股份公司产生的合理性和发挥的经济作用;另一方面也明确表示股份公司将为“剥夺者被剥夺”的历史时机提供过渡路径。他继承了马克思关于股份制的观点,认为股份制“也就是资本在它的最适当形式中的最终确立”<sup>[4]</sup>,是适应资本增值需求的必然产物,并且它将为社会主义阶段的到来积蓄条件,即通过

股份制的中介作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将进一步得到巨大提升,从而将为无产阶级革命准备充足的物质基础。但恩格斯反对空想社会主义者单纯地将资本主义股份制直接套用在未来社会,而忽视它的生存土壤。在恩格斯看来,当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将私有制土壤完全改变为公有制空间后,股份制便可以以一种辅助性的手段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帮助改造小生产形式。恩格斯的这一思想直接为后来俄国和我国的合作社改造提供了践行思路。

## 2. 资本主义社会普选权的扩大并未改变资产阶级专制统治的客观事实

伴随资本主义进程的深度发展,普选权成为资产阶级维系其统治的重要工具。资产阶级利用普选权不断加强社会渗透,一度被马克思恩格斯视为“欺骗伎俩”而加以驳斥。而在恩格斯晚年,他见证了无产阶级借助普选权成功为自己争取到各项利益的客观事实,尤其是德国工人在普选中取得的胜利,逐渐改变了以往对普选权的认识。他认为,由于时代变迁,1848年前后的斗争方式已经过时,资本主义在军队、技术、空间规划等方面都进行了有利于强化资产阶级统治的改造,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无产阶级的生存生活条件,试图以此缓和阶级矛盾,达到永久统治的目的。这也在无形中为无产阶级提供了新的斗争方式,即运用普选权获取人民支持,在资本主义内部培植自身的阶级基础。

需要注意的是,恩格斯对普选权态度的变化,并未动摇他对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的判断。在恩格斯看来,普选权本质上仍是资产阶级为了实现其专制统治而采取的手段之一,虽然无产阶级也可以在其中得到一定的利益,但资产阶级永远不会主动放弃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他们能够享有的政治权利也十分有限,这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决定的。因此,无产阶级尤其是其政党要利用好普选权这一斗争形式,尽可能以资产阶级民主为依托,联合人民群众,使资本主义普选权为无产阶级的胜利服务,为社

会主义阶段的到来积蓄力量;同时也要坚持革命本色,不能因为无产阶级一时境况的好转放弃斗争,必须坚定革命立场不动摇,唯有如此,才能最终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

### 3. 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提出新思考

1870年代,俄国徘徊在发展的十字路口,关于农村公社何去何从的问题在国内一度引起热议,一些学者开始频频接触马克思主义者以寻求指导。马克思去世以后,这些学者对其生前关于俄国公社的种种思考做出异质化解读甚至误读。在此背景下,恩格斯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俄国公社的未来前景提出了自己的新思考,既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俄国关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也从正面论证了社会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

其一,俄国农村公社本身是否具备向更高社会形态过渡的条件。俄国民粹主义者认为,农村公社本身具有公有制色彩,因此具有直接越过资本主义阶段的可能性。针对他们的这一观点,马克思强调公社确实具有共产主义性质,但这是原始的、低级阶段的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灭亡后所要建立的共产主义存在巨大差异,并且公社虽然在某些层面实现了公有制,但公社产品本身全归私人所有,这对公有因素的进一步发展又是不利的。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公社既可能朝着公有制的方向演进,也有可能面临解体命运,关键在于俄国能为公社提供怎样的具体环境。马克思逝世后,针对尼·弗·丹尼尔逊等人企图将公社和大工业直接对接、挽救解体趋势日渐明显的公社时,恩格斯不得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讨和回应有关俄国能否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在承袭马克思相关观点的基础上,恩格斯指出俄国公社的历史演进路程已经表明,仅靠自身内部要素的驱动无法实现有效变革,在它几百年的发展历史中并未催生出向高级公有制过渡的积极因素就是最好的证明。要顺利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必须借助外在的无产阶级力量,即以无产阶级高度的组织能力和管理生产能力刺激俄国公社的变革。在

不具备这些外在条件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公社自身的变革,跨越“卡夫丁峡谷”只能是空谈。

其二,俄国公社的发展必须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俄国特殊的社会特征使它有可能比其他地区更快地步入更高社会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俄国可以忽视历史本身的客观性因素,人类的实践活动一定是受制于特定历史条件的。“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sup>[5]458-459</sup>也就是说,俄国在现有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其改造活动只能着眼于该时代背景下的问题,绝无可能越过该阶段去畅想社会发展的目标。按照俄国民粹派的观点,只要保留传统的公社及其文化,再将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内化进公社,就能实现共产主义。恩格斯对此并不认同,他强调资本主义的灾难和它带来的积极因素是不可分割的,要使俄国过渡成功,应在积极汲取资本主义成果的前提下,进一步推动公社的变革,唯有如此,才有可能避免经受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所带来的灾难。因此,民粹派的思想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

其三,发挥主观能动性可以缩短社会形态更替周期。虽然恩格斯强调要尊重历史客观规律,但他也不否认在推动社会形态变革中主观因素的作用。“当西欧各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sup>[5]459</sup>具体到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让历经资本主义阶段的工人阶级帮助俄国农民和其他群体看清俄国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前景,对自身所处的历史阶段保持清醒的认识,从而将主观能动性和历史条件相结合,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 三、恩格斯对“两个必然”认识深化的当代启示

恩格斯对“两个必然”认识的深化,对当代具有重要启示。

#### 1. 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

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预想,资本主义必将在历史前进的趋势中暴露出它的腐朽性和垂死性,直至被社会主义所替代。但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的一段时期内,资本主义虽然面临多次危机,但通过多种路径的调整,在当代仍然得以存续和发展。尤其是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一些西方学者如弗朗西斯·福山在评价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命运时,更是据此宣称“历史终结论”,认为共产主义已经终结,资本主义就是人类发展的最终也是唯一的走向。针对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和一些学者的“观点输出”,我们不得不思考和回应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两个必然”的判断是否失误、是否过时,该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面对这些问题,恩格斯晚年对“两个必然”认识的深化也许能够为我们提供诸多启示。

其一,当代资本主义调整生产关系的手段本质上仍是对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的被动回应。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既是资本主义出现诸多危机的根源,也是资产阶级持续性推出多项变革举措的客观原因。在恩格斯晚年,由于内在矛盾的周期性影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常发生,资产阶级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减轻或消除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以维系其经济。但“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消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sup>[3]554</sup>,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规律。当前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仍然继续上演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些国家也持续性地推出了系列改革举措,导致国家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诸多变化。表面上看,这是西方国家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做出的积极改变,但实质上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仍处于快速发展时期,而生产关系

的变革相对缓慢,资产阶级不得不将两者之间的矛盾和不适应性通过全球化予以转移。因此,资本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并不意味着该历史阶段就是人类社会形态的终结,只是目前通过调整措施,其生产关系尚能和生产力存于同一空间下,但终将会走向二者无法相容的阶段,即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其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未改变其利用资本逻辑进行全球扩张的野心。在全球互联互通的时代,资本主义要维持世界统治地位必须转换路径方式,即以科技输入、贸易输入、文化输入等途径实施对发展中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入侵。在这些看似平等的交流或交换关系背后,资本逻辑仍然主导着一切。尤其是在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空间进行全球扩张,试图将不同区域变为其空间附属现象,对其他国家而言具有严重的威胁性。

其三,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利益让步仍是以榨取剩余价值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sup>[6]</sup>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其扩展和壮大是以吸吮工人阶级的血汗为前提条件的,工人阶级在长期的非人生活中丧失了人的本质,以一种萎靡的精神状态生存于世间。随着资本主义弊端的暴露和无产阶级反抗意识的增强,资产者不得不给予工人部分权利和利益以安抚他们的不满情绪,但其根本目的仍是要继续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满足资本逐利本性。

#### 2. 增强应对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底气和能力

在恩格斯晚年,无产阶级利用普选权争取自身合法权益是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变化,尤其是随着1890年德国《反社会党人法》的废除,部分工人阶级过于夸大议会作用,甚至主张放弃革命斗争路线,机会主义思潮一时兴起并给工人运动造成强烈的误导性。1891年,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对此予以深刻批判。以巴黎公社为例,恩格斯指出蒲鲁东主义

在此次斗争中给无产阶级造成了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正是因为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惧怕无产阶级执掌政权,企图通过自以为合法的议会途径实现社会变革,这是公社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此基础上,恩格斯将关注视角转换到德国工人的普选权问题上,认为德国工人的实践活动给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提供了新的斗争策略,从而肯定了普选权这一斗争形式,但依靠革命取胜仍是恩格斯一以贯之的坚定立场。

当前大变局下各种思潮相互交织、彼此融合,这既是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世界历史的必然走向,也是“两个必然”在并存的两种社会形态下的新发展。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基础较为薄弱,在各方面的发展相较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仍有一段差距,必须在全球化时代加速融入世界发展潮流。而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和国内矛盾和满足资本逐利本性,除对全球市场和空间的占有与延展外,也会借助意识形态渗透强化资本主义统治并试图同化社会主义。这就要求我们在新时代的强国建设征程中,牢牢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释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自觉提升政治觉悟,认清资本主义的本质,增强辨别不良思潮的能力,坚定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心。

### 3. 正确看待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标志着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意味着新时代不是我们的主观臆想,而是在党的带领下全国人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必然成果,它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道路的科学性、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中国思想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两个必然”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诠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sup>[7]</sup>也就是说,当今世

界仍然没有超出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时代。这就意味着在当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存的时空下,资本主义仍具有它的生命力,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就我国而言,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距离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越来越近,但是当下仍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在生产力发展上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还处在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历史时期。从现实境况看,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博弈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处针对我国,在经济上不断制造贸易摩擦、政治上不断挑衅、文化上不断渗透,这些因素导致我国在全球性的贸易和交往中处境仍然十分艰难。从理论思维上看,“两个必然”虽然预告了社会形态更替的规律性,但“两个决不会”也预告了完全建成社会主义强国的周期性,即新时代下实现强国梦必然需要克服诸多困维,要有长期作战的心理准备,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一代一代地把路走好,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两个必然”,厘清我国社会主义长期性和共产主义必然性之间的统一关系,以共产主义为思想指引,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保障,将中国道路、制度、文化、经验传达给世界,推动社会主义在全球的发展。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4.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93.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6.
- [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66.